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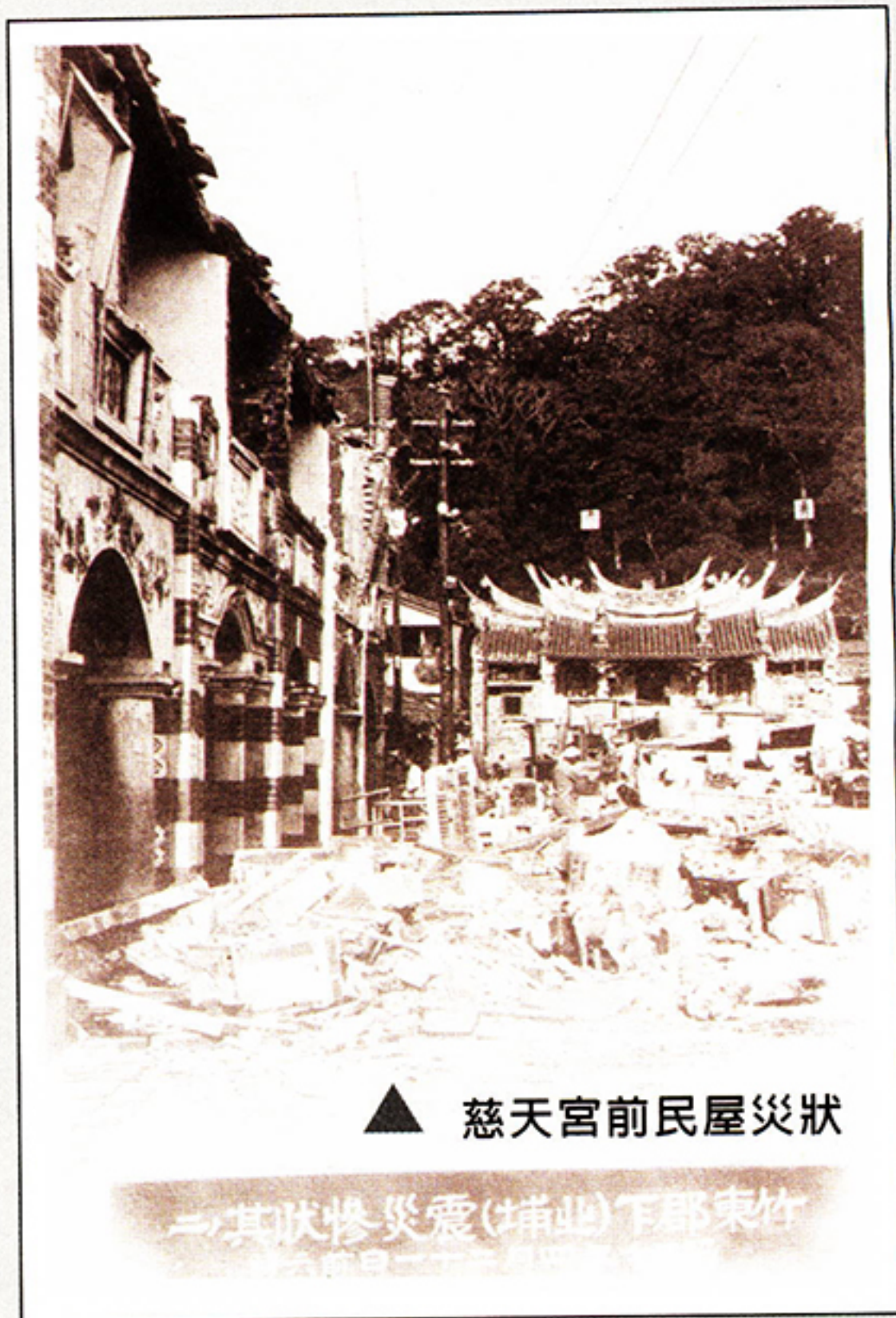


北埔震災雜記

撰文／宋建和

時光飛逝，掐指一算，新竹縣北埔鄉自發生天翻地覆大地震後，已閱六十七春秋。當時重建家園的精英，已陸續凋謝，所剩無幾，小朋友們亦變為白髮盈顛的老耄，實令人不勝欷歔。人生的旅程上，當時身歷大地怒吼，膽顫心驚，深烙心中的點點滴滴回憶，則將塵封於歷史。於是，雖已漸感老邁，老驥伏櫪，仍鼓起餘勇，不揣淺薄，提起禿筆，搜索枯腸，將記憶所及之事物公諸於世，作為歷史的見證。

昭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五年、民國二十四年）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時二分，強烈上下搖動地震襲擊新竹、臺中兩州。繼之，六時二十六分則主震後僅二十四分，發生比主震更強烈四成左右的餘震。因此，主震時半倒的房屋，根本經不起此餘震的一擊，紛紛應聲而倒，因與主震混同，故無法分別其被害。大地震後隨即發生如此大規模的餘震，實為稀有之事。震源地經測定為東經一二〇度九分、北緯二四度



▲ 慈天宮前民屋災狀

七分的中港溪中流三灣附近。

此次地震不但為臺灣三百年來最激烈的一次，且其所生的被害亦為日本領臺四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。

陶醉於清晨甜夢，等待自然醒的大人、小孩們，被突如其來，天旋地轉、驚駭萬分的大地震驚醒，



慈天宮前災民搭帳篷開始克難生活

上午，庄役場（鄉公所）動員女青年們煮飯捏飯糰，中午派壯丁團員用手拉車送給災民充饑。下午派工在空地上搭蓋一棟棟長條形臨時避難小竹寮，提供災民暫住，以免餐風露宿之苦。通往竹東的道路旁，小竹寮亦連接不斷地蓋到與竹東鎮交界的分水龍。

我家分配到一間蓋於球坪（即天水堂前凹地，為姜家的網球練習場，故稱之）的避難小竹寮內棲身。災民們從此開始克難生活。一棟小竹寮內蝸居許多家庭，竹寮內是無隔間的統舖，彼此同為落難人，隨遇而安，共渡難關，故一下子拉近彼此間感情，但因生活環境驟變，大家徹夜無法成眠。又寮內外蚊子成群，伺機攻擊災民，不得已祭出木屑、茶葉、穀殼等，在寮外燒燻蚊子。電燈因修復電路及工人不足，遲至三、四日後始送電。經三、四日無照明（寮內嚴禁點蠟燭、或有火苗等）的日子後，乍見光明，恍如隔世之感。

小朋友們頓時增加許多玩伴住在一起，又不用上學，樂不可支，無憂無慮，玩得不亦樂乎。但大人們面對滿目瘡痍、斷垣殘壁、百廢待舉的家園，不知該如何著手重建，而愁眉深鎖。晚飯須各戶自理。球坪邊的水溝旁，頓時排齊一長列

屋瓦嘩喇嘩喇掉下來，磚柱、牆壁吱吱咯咯響，倉皇失措的大人們攜幼扶老，在房屋倒塌聲中，自籠罩著塵埃的屋內奪門而出，尋求暫時避難之處。好不容易走到慈天宮上埕，看到廟宇屋瓦已掉下一大片，滿地瓦碎，而在北埔街上觸目所及，亦皆為瓦礫堆、倒下的、以及搖搖欲墜的磚柱、牆壁等，怵目驚心！這淒慘的一幕，牢固地印上我的心靈扉頁。

第一次餘震時，鄰居鄧家牌樓的球形裝飾品掉落下來。鄧家長工黃先生適在此一剎那，自屋內衝出來，大家驚呼「危險！」或許黃先生命大，與掉下來的球形裝飾品擦身而過，自濛濛塵埃中衝出，頓時歡呼聲響起，黃先生或因驚嚇過度，以至臉色鐵青，渾身顫抖，「呼」地一聲癱瘓在地上。大人們七手八腳把他拉至安全地帶的十字路口檢查其身體，幸而有驚無險，只是擦傷皮膚並無大礙。倘若偏離七、八寸，必擊中頭顱，其後果不堪設想。眼見此驚心動魄的一幕，大家的心都怦怦地跳個不停，久久難於回神。



▲ 悵然若失的災民們在倒塌屋旁

火爐，主婦們到各自的菜園採摘蔬菜，開始克難炊事。水由我家水井供應，大家提著水桶，提心吊膽進去提水，當日稍具規模的餘震就有五次，難怪大家怕怕。簡陋的竹寮內，不敢奢望有衛生及洗浴設備，大家只好冒著餘震的危險，各自回家解決。如廁中若聽到什麼聲響，就顧不得體面，像脫兔般衝出，以免被壓扁。

寮內四方暢通，與鄰居說話無須用電話，稍放大嗓音，包你全寮人都聽得見。最慘是霖雨霏霏，尤其是風一吹雨水則自竹壁縫隙鑽進來，無異雪上加霜，而球坪又屬於淺盤狀凹地，積水根本無法排出，大家的木屐隨波逐流，一如大海中船隻，故戲稱為「聯合艦隊」。下雨天小朋友們無法出去玩，個個無精打采地蜷縮於床上，女孩子們則做「掃晴娘」掛於屋簷下，祈求晴天。寒氣襲人的寒冬，寒風自竹壁縫吹進來，如錐刺人，實難抵禦，

▼ 房屋全倒情形



大家縮成一團，無法入睡。次晨睡眼矇矓，元氣頓失，宛如人間煉獄，只好心中祈求冬天快去，春天速來。

數日過後，驚魂甫定，婦女們發揮客家勤勞節儉美德，在倒塌的自己房屋前瓦礫堆中，尋找完整的舊紅磚，手執鐵槌與鑿子，一個一個仔細地鑿除粘著的水泥，以備日後重建之用。鐵槌、鑿子聲此起彼落，小孩們心懷參與重建家園的榮譽感，賣力搬運及堆積去除水泥的舊紅磚，忙得亦不樂乎。但不久磨破手掌皮，痛得哇哇叫。

此次地震災區橫跨新竹、臺中兩州，光是新竹州倒塌房屋約有三萬七千棟，重建工程因資材與人力（如泥水師父）等供需嚴重失常而遲遲不前，在克難小寮苦熬二年半後，好不容易修復老屋搬回，站立在老家屋前，莫名的喜悅湧上心頭，熱淚盈眶。從此告別艱苦備嘗、如噩夢般的避難小寮生活。

災情方面，北埔鄉無人死亡，爲不幸中之大幸，重輕傷男十九名、女十一名。住家倒壞計一千三百二十一棟，其總價值爲五十一萬三千七百日圓，倒壞率爲四十二·四％。

本次地震，大坪地方噴出天然氣，又在北埔街內部分水井發現溷濁現象。

常言道：「有大災難，必伴隨謠言。」此次自不例外，如某地死了幾百人、某處出現幽靈、某處發生搶劫……等等，繪聲繪影，傳言紛飛，甚囂塵上。當局深恐發生不測，影響治安，除派出警察加強巡邏外，臺北憲兵分隊亦派遣憲兵士官以下十名赴新竹震災各地，維持治安。騎馬憲兵手執白刃，睥睨四方，馬蹄聲篤篤巡察災地，以威壓蠢蠢欲動的宵小。

災訊傳遍各角落，救災急如星火，臺灣島內、外勸募救濟金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著，計募得一百七十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四圓六十二錢，另利息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圓四十錢，日皇亦捐出十萬圓供作救災之用。

北埔鄉救護班於四月二十一日災後立刻成立，由羅享標公醫擔任班長，從事救護工作，四月二十六日派護士一名參加，至五月六日裁

撤。日本紅十字會亦組織救護隊，派醫師及護士小姐至災區參加救護行列。

東京火車站掛著「拯救臺灣罹災民！」的大布條，由婦女會及各界人士組織募捐隊伍，日本本土各地婦女會亦爭先恐後加入募捐行列。日本國內及歐美國家的小朋友們，亦紛紛捐出糖果、鉛筆、作業簿、玩具……等等，記得田中老師像聖誕老人般，背著一大布袋慰問品，到避難小寮挨門逐戶分發給小朋友。身陷災難之中，承國外小朋友的熱情慰問，感激滿懷，如同寒冬飲暖泉，溫暖在心頭。世界各國的救濟物資，亦絡繹不絕於途，讓大家切身感受到異邦人士寒冬送暖的溫情。不料六年之後，臺灣人民卻無端被捲入與本身毫不相干的太平洋戰爭，震災時的青少年，與歐美國家的青少年干戈相見，因而暴屍南洋戰場，或喪身南溟。白雲蒼狗，世局之遽變，實難可逆料。

九二一大地震時，觸景生情，找回兒時記憶，感觸無限。雖不同的體會，有不同的領悟，當時祇不過國小二年級的筆者，用小小學童心靈，以管窺豹，祇能見其一斑而已。流逝的歲月不復回，當時的無限心酸，已逐漸沒入歷史塵封。這一切彷彿是橫越時空的一幅靜畫。